

珍藏版

1988-1996
Qing Wanjiu Yishujia

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请挽救艺术家

张炜◎著

张炜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请挽救艺术家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8

(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)

ISBN 978-7-5396-4336-6

I. ①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61641号

总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曾冰

责任编辑:张堃

封面设计:尚书堂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125 字数:230千字

版次: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3.2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,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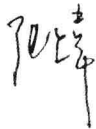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,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,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,一次回顾和总结: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,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,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,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,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,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the name 'Yang Zhi' (杨志) in a stylized, cursive script.

2012年1月12日

序

目 录

请挽救艺术家 / 1

蘑菇七种 / 49

金米 / 173

瀛洲思絮录 / 208

附：中篇小说总目 / 349

请挽救艺术家

给局长朋友信

—

我本来要去你那儿,但这里有事走不开。写信也一样,我想你会重视这件事的。我此刻的心情很急切,怀着这么一线希望。我接到了一位好朋友的信。他原来曾和我在一起工作,几年前调到了你们市里的一个区电影院。从信上看,他现在的处境糟透了。我心里很难过,但又帮不了什么,只好求助于你。你离他比较近,更重要的是,文化局长是你朋友。你跟局长讲讲,让他随便关照一下,哪怕是去个电话也会好一些。总之,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办吧。真难为你了。

他叫杨阳,今年二十七岁。他画油画,怎么说呢?说他画得多么多么好,大约你会嘲笑我。不过我讲出真实的感受,也就是我感觉得到的这个人,大约你不会取笑我。他几乎没有发表作品,也许只发过一两幅黑白插图说不定。先后考过两次省艺术学院,没

考上。他的事一直使我耿耿于怀，我怕他这样的人对付不了如今的生活。简单点说吧，我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。

或者这样说，如果不出更大的意外的话，他肯定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。

我想象的意外大概有两方面。一方面是他这样的性格不能取得周围的谅解，他又接受不了来自环境的各种刺激，接下去性情更坏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那时候他身体也糟了，精神也垮了。一句话，他完了。另一方面是他如果恰恰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——这个时代有一个不识好赖艺术、不识大才的毛病，可以叫做艺术的瞎眼时代。这种时代无论其他领域有多大成就，但就精神生活而言，是非常渺小的、不值一提的。这种时代往往可以扼杀一个艺术家，使他郁郁萎缩，最后在艺术的峰巅之下躺倒。总之，他差不多也完了。我现在还来不及为这一方面担心，你知道，我担心的是前一个方面。

他在那个小影院里画广告画。那儿其实什么都上演，你知道这种场所是弄钱的。主要是武打片，偶尔也演演小戏、杂技和魔术。杨阳倒不在乎这些，他反正只是画广告罢了。据他信上讲，他的广告画在四周是有口皆碑了。不过是否对影院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他倒没提。你知道他过去在省里工作，后来得了病，病得较重，需要人照料，就要求回老家。那时候可能是疾病的影响，他显得急不可待，恨不能立刻调回去。我对他说，你来省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，要走也不用那么急，再说病也稳定住了。我的意思是走也可以，但要联系一个好点的单位。他说自己目前能到一个搞艺术

的部门最好了。他说到这上面就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。他说如果能上区文化馆什么的,也很棒。我给他联系过几个地方。有个文学期刊需要美编,我就推荐了他,可后来没成。人家找画家看了他的画,说不行不行,他的画连造型都不准。再说又无学历。接着又联系了几个类似的单位,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杨阳。他万念俱灰,又想起了自己的病,就急急忙忙地联系了老家的几个单位,收拾行装了。

现在讲起这些我真后悔。我应该拦住他才好。因桌子也会发生冲突。我不敢说有很多人喜欢他。领导一次次批评他,连一些毛小子也要找茬儿训训杨阳,再跟领导汇报说:“我们又批评杨阳了!”……差不多所有人都嘲笑他的画。人们似乎不能容忍在这样一个大机关工作的人在纸上画来画去的。要说的太多了,总之是他该离开这儿。他走的那天,我和爱人起早去送他。记得那个秋末的夜晚,下了冰凉的雨,我们一路都踏着残破的落叶。

那个市的文化局并没有让他搞专业。他们推托说文化馆的人员超编,让他去电影院画广告。杨阳没有太多抱怨,干得挺来劲。除了画广告,他还要打扫卫生,抓逃票的人,等等。他尽管不太情愿,但总还是按影院经理的要求干了。事情糟到如今这个地步他也闹不明白。经理一天到晚对他吹胡子瞪眼,骂得非常难听。他有时真认为一个人刚开始搞艺术,无论如何还是呆在大城市要好一些。那时候我更多地考虑到他在这个大机关的窘境,考虑到他的疾病。我想他离父母毕竟近了,那样会好得多。在这个大机关里,搞艺术的人天生就不能容身,各种烦恼都汇拢到你这儿,使你

招架不住。杨阳当时二十多岁，刚来这个机关时也不过十几岁。他怎么得了这么重的病，我完全清楚。他也许真该走，回到他那片土地上去。也许他回去了，病也就彻底好了，我心里渴念着会发生这样的奇迹。老家来函，同意他回文化局工作，具体工作待定，大约要到文化馆画画之类。杨阳高兴得很，似乎这一生的问题都有了着落。我当然也松了一口气，替他庆幸。你知道，在这儿他会彻底给糟蹋了。他似乎特别不适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工作，因为他实在受不了。经理让他干这干那，稍不如意就是一顿怒斥，还扣掉他的奖金，故意羞辱他，不让他画画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艺术天分很高的人往往有极强的自尊心。经理想方设法折磨他，还说：“比你个熊样儿强的我不知制伏了多少，你算个什么玩艺儿！”影院里分配宿舍，故意让他提要求——他与好几个修理影院房屋的民工挤在一起，身上爬满了虱子，他要求换换地方。经理哈哈大笑，说行行行。结果是新宿舍没他的份，还把民工中最脏的一个老头子塞到了他们已经极端拥挤的屋子里。他没办法，只得设法求人找了一间民房。那儿离影院稍远一点，经理就偏让他做夜班守场子，还要赶早班打扫卫生。只要来晚了一步，那就一定要大会批评，扣发奖金。杨阳要求调走，经理说：“没门。”杨阳连起码的自由都失去了保障。有一次他母亲病了，从另一个区里打来电话，办公室的人接了，说一声杨阳不在，“砰”的一声就挂了。他还常常丢信，有一次就从废纸篓里发现了我给他的信。

最奇怪的是杨阳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经理，他真的不知道。我回想一下他在省里工作的情形，发现当时他对领导的

厉声厉色也常常表现出迷茫。他好像什么也没做错,又什么都错了。

大体情况就是这样,你或许会根据这些找到一点办法。注意,听说经理与文化局长也是朋友,不要在局长跟前说经理的坏话。你只说杨阳还小,不懂事,望他们照顾一下就行了。我不知道你与经理跟局长谁关系更深一些。总之你会找到适合你的角度的。也许这些在你看来不是什么大事,不过你千万帮帮忙,你相信我对他的判断吧,他需要你的手,真的。

二

信悉。你信中间杨阳与经理矛盾的根源在哪,这可得让我好好想想。不错,你只有找到根源才能对症下药。杨阳的来信又多又长,我曾竭力从字里行间分析着,问:到底为什么?

看样子经理是下决心要折磨折磨他了。这绝不是一般的矛盾。杨阳说自己平时太拖拉,不会待人接物,甚至是没有给经理送礼,等等。我想这些都可能酿成矛盾,但不会是关键。他们之间肯定还发生过什么更大的事情,不然对方不会这样想方设法去整一个涉世尚浅的年轻人。我的每一封信几乎都要探根问底,想找出症结来。他的来信只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,什么刚到影院时给经理画了一幅像,画得太像,惹经理不高兴啦;什么有一次见经理爱人在街上扛着一块纤维板,没有帮她一手啦。我知道这是被我的信逼急了,他挖空心思追记下的。怪可怜人的,看来他真的搞不明白。

有一次他来信中无意间流露出这样一件事：经理的女儿从师范学校放假回来，曾去看过他的画。她长得不错，真不像是经理的女儿。她来了两次，那副神气他很讨厌，等等。我看了心中一动：是否因为恋爱婚姻问题伤害了领导呢？你会明白，这个问题有时是很敏感的，特别是基层一些干部，自尊心都是很强的。比如说如果经理的女儿对杨阳有意，而经理也有这个想法，那么杨阳不理睬，拒绝了，经理就会觉得受了侮辱。发展下去，杨阳工作中是吃不消的。这都是我的假设。我后来直言不讳地在信中问了杨阳，问他有没有这种情形——经理方面直接提出的，或者仅仅是暗示出来的。我让他不要急于回答，最好是仔细想想，想想他的女儿那天都说了些什么，以及经理在他面前是怎样议论自己女儿的，更主要的是影院其他工作人员有没有人在他跟前说起过经理女儿，并有过试探性的话。杨阳停了些日子才回信。他差不多完全否定了这种可能性。只是他又如实地追认了关于别人在他面前议论那个姑娘的几句话——那天中午他正和两个人在影院门口安放广告牌，经理女儿从一边走过去了。其他两人都是经理的小耳目，很受重用，可他们这会儿远远打量着，说她的黑裤太紧了。杨阳信上写：“总之，他们说得很下流，我没法告诉你。”

杨阳是个非常腼腆的人，十分内向。我曾经担心他永远学不会与女孩子相处。我不相信一般的姑娘会去爱他。他长得很瘦，背好像永远挺不直。我那时常用一只手顶住他的腰椎，用另一只手使劲扶他的胸部。他笑着，说：“真是的。”那大概就是说这样没用吧。他几天里也笑不了几次，好像永久地思考着什么。可是他如

果笑起来,就会真正地笑一次——我从没有见过比他笑得更真更纯的人。那双眼睛完全像孩子一样,天真无邪。他笑了,两手垂在身旁,或者插在衣兜里。这个时刻如果我跟他说什么,他或者心不在焉,或者干脆不予回答。好像这一段时间在他那儿是专门用来笑的。他是可爱的吗?我觉得是这样。但更多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我们机关那时候姑娘不少,她们看也不看他一眼。邻近的一个单位有一位四十余岁的姑娘常过来办事,互相之间都很熟悉。她比较漂亮,只是脸色不好,走路时轻手轻脚的。她十分喜欢杨阳,常盯着他的脸目不转睛,说:“小杨阳,小杨阳。”有时还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。杨阳很不驯顺地一昂脖子跑开了。有一段时间杨阳负责保管图书,那个姑娘借走了很多,逾期不还。杨阳因此与姑娘恼了,她在楼梯上小步跑着骂:“你这个小瘦猴……”当然,杨阳在画画中也有了他的女友,但那是后来了。他们最终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你看,杨阳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在这儿的姑娘眼中不是出色的青年,在你们那个小城里呢?我想经理女儿不会看上他的,他们的矛盾也不会由此而生。当然,这事你还可以考察一番。大概不会有什么事。

仅仅从信上了解情况是不行的。你最好能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如果能住上几天就更好了。你可能发现什么线索。一切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,因为那个经理,虽然官职不大,但也要管理一个影院,一般情形下不会花费这么多精力去对付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可是杨阳对我隐瞒了什么也是不可能的,因为他信赖我,寄希望于我,盼我能找熟人把他调出或是怎么的。他明白:我需要最真实的

情况。

三

我在梦中见到了杨阳,他的样子使我一整天都不高兴,急着要给你写封信。这样也许会好一些。我见到他瘦骨嶙峋,面色发乌,头上长了青苔。我去握他的手,他的手冰凉冰凉。他领我到他的屋里去,我就跟上他走了。在一个大影院的地下室里,黑咕隆咚的,我不知踏过了多少台阶。空气越来越湿,气味难闻极了。有蝙蝠从里面飞出来,把粪便甩在我的身上。又走了一会儿,见到了一线光亮。杨阳说到了。我一看,地上渗着水,铺着稻草,卧了好多男女。我凑过去一看,见他们都是麻风病人。我的心颤抖着,贴着滴水的墙往一边挪动。好不容易到了杨阳的小床跟前。这是一张小木板床,为了与麻风病人隔开一点,四周都挂满了画。我坐在床上,满眼里都是画。画的是各种各样的人,其中有少女,也有麻风病人。他们残缺的四肢使我不敢正眼去看。杨阳说他在他们中间惯了,终于可以画他们。这里有天然的模特儿。正说着话,杨阳的咽喉被什么卡住了。我转脸一看,见一只黑红的手从画页间伸出来,卡在杨阳脖子上。不用说这是个病人,我尖叫了一声。后来我醒了,吓出一身冷汗。

这个梦当然是不祥的。伙计,你来解解这个梦吧。

一整天我都感到有些恐怖,爱人问我怎么啦,我也没有回答。杨阳的实际处境幸亏要比梦中好。他的事近一年来成了我很大的心事。我现在甚至想,杨阳会不会一气之下做出什么让人吃惊的

事呢？你知道他的性格让人担心。他成天不说话，你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一旦行动起来是很莽撞的，又没有人和他一起商量个事情。他绝对不能没有朋友，可如今偏偏就没有！我有个过分的要求，我想请你接信后去看他一下。哪怕谈五分钟也行。你把见到的具体情况写信告诉我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。他的住处糟到何等地步，这是我尤其牵挂的。

上次我信上讲他离开了和民工合住的小屋，自己找了房子，但房子太远，经理又瞅这个机会治他，现在很可能又搬回来了。如果这样，算是糟透了。你跟局长谈话时，可不要忘了房子的事。杨阳如能有一间宿舍，在外面受够了气，回去还可以轻松一下。现在连这样一个地方都没有。他现在的住处比在省城机关里还要差，这是我远远没有料到的。那时这儿的宿舍太紧，单身汉不可能一人一间。杨阳与另外四人合住一间小平房，潮湿得很。那四个人都属于“积极要求进步”一类的机关干部，这类人不用说你会很熟悉。他们简直不给杨阳一点好脸色，下班回来时常常教训他、调弄他。杨阳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写生，有时回来稍晚一点他们就不开门。那四个人刚刚从下面调上来时我见了，一个个穿得很土气，当然也比较质朴。由于杨阳早来两年，他们自己显得很自卑，抢着与杨阳说话。两年之后，他们渐渐认识人多了，没事常到处科长家串门，知道杨阳是机关里不受欢迎的人，于是就变了脸。四人之间也勾心斗角，但对付起杨阳来却是非常一致。这个嫌他的画“恶心”，那个就说“油漆味顶鼻子”，弄到最后就偷偷踢杨阳的画。有一次杨阳气得再也忍不住，一气之下抓起了一块砖头，他们吓得赶紧跑

了。事后他们一起去找科长报告，又找了副局长，说杨阳犯了精神病，要杀人。

杨阳当然精神健全。奇怪的是当时几乎全机关的人都认为他或多或少有点不太正常。他们眼里的正常，当然是与整个机关的气氛色调完全相一致的那一切，是一个人的极大地改变自己和掩饰自己的一种能力。面对生活，特别是这个城市的生活，一个人的忧虑多思，常常沉浸在某种情绪之中，是完全正常的。一个热爱艺术的人，一个有着如此良好素质的人，面对最丑恶和最绚丽的，不能不长久地陷于激动。至于那种所谓的“敏感”，也是完全正常的。人的各种器官不应该退化，他本来就应该敏感。不然麻木痴呆才算正常。在这个机关里，一个人要进步，首先要学会忍耐，要收敛起一切创造的能力和才华，要克制鲜活蓬勃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冲动。总之，要变得真正地平庸，而绝不仅仅是伪装出的一种平庸。

更可怕的是那些来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的压力。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，就像在一个气压失常的世界里，身体的各个器官由于无法忍受而跟你抗议、捣蛋，你本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首先是憋闷，是左胸胀疼，是极度的烦躁。那是什么器官在抗议？是心脏！是人体的动力源头！你忍受着，而且，要长年这样忍受。因为你没有办法。你向无色无味的空气抗争呼叫吗？在我们这个机关里工作，总有类似的感觉。你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像空气一样，无色无味。他们穿着差不多的衣服，有着同样的音量和微笑说话打手势的方式。他们见了领导一律围过去，见了客人一律握手，见了

颓废现象一律谴责。没有什么不正常,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。这是费时多年、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修造出的一张奇怪的、富有弹性又极为执拗的网络。一个人想突破这张网是不可能的。你用尽全身力气在网眼那儿挣扎,那张网于是极有礼貌地随你的挣扎凸出一块,迁就着。但你的力气渐渐使尽了,它就缓缓地用固有的弹力把你收回来,收到原地——网的中央。你如果不甘心,当力气缓过来时不妨再试一次,但我敢担保结果与以前相同。你只有坐在这张网的中央。

我体验到,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无时无处不在,那就是要把生命扭曲、要它改变本色的一种力量。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要与这种力量搏斗的,最后弄得精疲力竭。这种抗拒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,并且永远不会终止。大多数人,比如杨阳,他们与之搏斗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无从明确,所以才充满焦躁和烦恼。生命之火本来就应该熊熊燃烧,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力量要将它熄灭,都会遇到顽抗。维护欲望和个性,实际上就是在维护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杨阳的坚韧不屈和勇敢。这与他衰弱的躯体几乎是不相符的。他一声不吭地画下去,不停地创造,不理睬那些白眼。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是必然的,如果不是这样,那我就会惊讶了。真的,他天真质朴,他没有别的生活方法……

你去时如能多留意一下他婚姻方面的想法并对他有所帮助,那就更好了。他大约回去后通过别人介绍或别的方式认识了两个女友。一个早断绝了往来,另一个他正犹豫。这方面的问题我想也会是造成他痛苦不安的重要因素。我觉得他对两个姑娘都不怎

么爱,谈不上什么炽热的爱情。前一个是个修鞋厂里的女工,据他说样子虽不太好,但很“古怪”——这个词你不了解它的独特含意,它在杨阳那儿是“极有特点”、“有韵味”之类的意思。他们谈得不错,她从厂里偷出一种布让杨阳作画,两人还去河边上散步。后来是女方的父母打听出杨阳在单位“干得不好”,“没有前途”,就硬逼姑娘离开了他。他开始苦恼,后来也就无所谓了,因为一开始就不是那种铭心刻骨的爱。后一个完全是别人撮合的,是郊区的一个打字员,人长得也不错,只是有轻微的狐臭。这倒不要紧。要害问题是她想借此缘由调到市中心机关工作,这就没有多少意思了。但她似乎缠住了杨阳。他又很软弱,经不起温柔的手掌。

四

不知你去了没有,我又想起了要紧的一件事。如果你去之前接到这封信就好了。我想请你当面劝阻杨阳,不要让他再那样画那个打字员了。这本来是个平平常常的事,可在那个地方容易弄成一件新闻。杨阳在来信中流露过这个意思,说如果经理知道了也许会抓住这件事做个大文章。不过他信上说为了艺术,永远不会对这些愚昧丑恶的东西让步。我在给他的信上表示了忧虑,但并没有干脆地制止。就他目前的处境看,这样也许不妙。

那个打字员是主动让他画的,做各种姿势。但没有画裸体,尽管杨阳很需要。顶多是她少穿一点衣服。我从信中分析了一下,打字员让他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:一是她想借此与杨阳多接触,巩固两人的关系,进一步将他缠住;再就是让另一个人画下自己来,